

折

獄

新

語

析獄新語序

山陰王季童曰湯善士之傳  
事非塲上之劇也乃案頭之道  
書也李映碧之析獄犯赭衣之  
繫令乃紗帽

之妙語也。湯若士談鬼，談  
夢化工。筆華鬼夢俱寥為  
人李映碧說奸，談盜化工。  
之筆奸盜皆名流，至性枯  
而湯若士之筆，亦剝之矣。

嘯歎處尚全之往後人罵人搥  
人而主於人人李映碧之筆  
常寃之無嗟怨雲多至言  
往上擣人故人而主於生人  
此二公者本力具有餘勇而

胸庫更保浩積故自正等文  
章之外小磈寸璧者莫轉  
寶掌曳奕然之不可迫視  
者如火之熾而枯坐為時文  
者能罄焚至于所謂湯房大

部燭置水沉余几七尺闊四  
祀一絲於上燭日光多照之室  
考心是活經脫鐵鍊轍轔如  
此而猶不能取高元大魁去  
則亦石頑豕春鴻也無猿猿遺

矢而已。尚復何能之譯文哉。

山陰友弟王思任題

名獄新語卷一 婚姻

昭陽李清映碧甫著 山陰王思任季重直  
件逼嫁事

審得孔弘祖者乃生員袁尚鼎壻而二女則尚鼎女弘祖婦也先因鄞民何挺曾求姻尚鼎而此以紅帖往彼以紅帖答夫以紅帖代紅葉何必新詩之當媒胡歷十餘年不聞挺以聘禮往也迨天桃之佳期已過標梅之晚感漸生則二女已廿五歲矣有女懷春吉士誘之雖貞姬亦鍾情良匹而顧

以一紙空言。必欲責二女爲罷舞之狐鶩也。此非  
近情論也。今弘祖聘娶後。忽來何挺告云。有金釵  
綵段之聘。此其有與無俱不必辯而所可一言折  
者。則二女矢節於鎖窓。洒涕於登輿。而至今猶啼  
號弘祖之舍者是也。夫使他宅之雙飛無心。則當  
尙弗逼嫁時。有割耳毀面誓死靡他耳。卽或籍束  
絲人垂泣升車。則盛飾而往。浴體而縊。古貞女不  
以尸還陰書乎。何適弘祖後。寂無一聞也。狂風落  
盡深紅色已。非昔日青青矣。挺可覓雕梁于別處。

矣。今乃以破瓶之顧。謬希完璧之返者。何也。及召二女當堂面質。則願作孔家婦者。有同喚江郎覺矣。夫二女既失身弘祖。豈復與挺爲藕絲之聯。若駢聖子哉。傷心于奪婦之慘。而一慟遽隕想挺之真情。不至是也。非垂情彼婦。實垂涎家兄耳。念係愚稚。姑免究擬。然則袁尚鼎獨無過乎。紅帖之一荅。亦禍胎也。薄罰示懲。

一件刦妻事

審得沈斌者。鄞人也。先因厲馬所生六女。曾許斌

爲妻以十兩聘夫厲氏女已作沈家婦則非掠人之野花可一任招颺于狂蜂浪蝶者也胡馬二三其行者復改許方四德子也夫故人恩義重不忍復雙飛此爲已嫁之婦言也若六女與斌僅作楚岫遙夢耳獨以斌之尋春稍晚者忽使鷗鶴爲先占之枝恐有情至不堪回首者矣夫以理論則宜斷後約速還先聘然青青一枝已折他人手卽令斌與六女復續歡鴛頸而追思曩日之逐隊野鷺若何綑繆得無悵然于二天可羞乎而必遣飛花

以上故林者亦非情也。合命德四加銀十兩倍沈氏原聘而女歸于方金歸于沈。如是者安矣。厲馬蒙面鼠竄于禽獸又何難焉。方德四擇婚不慎姑杖示懲。

一件冤命事

審得汪三才去婦大奴陳汝能義妹也。先因三才父繼光曾出銀廿兩聘大奴爲三才婦。夫大奴一石女耳。此固天桃標梅之無感而蜂媒蝶採所不過而問焉者也。及同衾後三才悔恨無及。卽將大

奴送還汝能訖。非敢奢望于藍田之生玉。正恐絕望于石田之生苗耳。則汝能之返其聘金也。宜矣。何遷延不償。且以冤命控乎。初汝能猶執石女之說爲誣。及召兩穩婆驗之。信然。夫女國無男。則炤井而生。然以生竅永閉之大奴。無論陽臺之雲雨。其下無梯。正恐井不孕石耳。然則爲汝能者。將令三才于飛之願。僅托巫山一夢。而不復爲嗣續之繩繩計乎。是而欺也。應杖治汝能。仍追聘金廿兩。以結此案。

一件擘破事

審得慈谿人任春龍乃不僧不俗而道念不勝其情腸者也夫春龍兄爲春九嫂爲嚴氏妻爲李氏乃宜爾室家者不知誰作棒喝而忽作削髮披緇之孤往也于是傳語兄嫂爲伊妻另覓佳偶而嚴氏遂以乃兄嚴鳳應夫李氏旣爲鳳妻與春龍訣矣卽令沿門持鉢或與李氏爲狹路之逢當自附于李下不整冠耳胡忽逃禪忽還俗且欲以李氏爲覆水收也蒲團座上不生巫峽之夢淨水池邊

寧下雲雨之歡。春龍所爲何不知。色是空。豈其稽。  
首慈悲者忽慨然作人間並蒂蓮之羨而欲以俗。  
婦爲梵嫂乎。今覗春龍初情閑之。則出家之誓嫁。  
妻之呈。曾赴縣批炤。且契內有云。高山磊石。並無  
擊轉。劈竹兩開。再無重合。堅而决矣。今何磊者頓。  
轉而開者希。合也。聚針於鉢。舉七食之方。可蓄室。  
果春龍具此神通乎。不則登肩而慾障者。蓋真二。  
小兒爲祟而欲與李氏爲法種之延嗣也。則幾同。  
慈水怪鳥矣。從輕擬杖。猶幸其不作僧敲月下門。

耳。今而後。願春龍之無欲。以觀妙也。

一件斬佔事

審得洪氏者。柯台明母也。先因台明有女嫁鮑紹陽子應龍。韶年方訂夫。夭桃羸體已嗟夫弱柳。未免憑掖需人矣。於是台明覓婢梅女往。而洪氏乃指爲伊妾何也。果妾乎。台明妻固在。愛女莫若母。胡不往而以妾往。且往又八年耶。至梅女往矣。枕畔之枯枝不堪攀折。而或移情于傍砌之閑花。想亦應龍近情事也。若遽指爲紹陽。豈昔娶婦而讓。

見者今又得婢而謨父乎。至紹陽訴詞，又可異焉。  
夫柯氏女誠病猶然生婦也。雖曰獅吼無力，然何  
至剪額梳釵告廟飲族而以納婦者。納婢均謨耳。  
今台明應龍俱往長安，惟提洪氏孫柯應棟嚴詰。  
則曰是婢也，非妾也。是繼往也，非從嫁也。此言得  
之矣。合無令鮑紹陽出銀六兩付之洪氏，而梅女  
則仍歸鮑家。夫女生而事之，女亡而返之，洪氏之  
告非過。然旣云應龍妾矣，折葷蒂而散雙棲，是亦  
問官不及質之應龍，而有藤難割者也。然則是梅

女也。異日嫁之乎。則銀仍付鮑而女終歸柯。異日納之乎。則銀永付柯而女終歸鮑。

### 一件法斬事

審得定海縣人沈海與生員李二木皆相比爲奸者也。先因陳世傑無嗣曾聘二木家婢爲妾。而海其永上人也。夫主翁已爲鷄皮鶴髮之衰朽。而婢子猶作艷李濃桃之妖嬈。固未免誤我芳年矣。迨年經六載。而鴛頸雖交。熊夢無兆。以繁花綴黃葉。恐一老一少到底是惡姻緣也。今者改嫁劉龍。豈

日世傑過兩少相親。歡同魚水。顧茲朽翁棄如敝屣耳。此亦何畧。何賣乎。胡海分甘不遂。輒唆二木控衡。昔有老父易賣之際。謬欲以愛妾殉其子。以爲亂命也。卒改嫁之。人稱其陰德。世傑可謂有陰德矣。又有一人廣置姬妾。卒無子。于是率諸妾禱于先祠。而云我無陰隲。惟一妾微睨之云。誤我輩卽陰隲耳。世傑又可謂無陰隲矣。今召世傑故妾詰之。問與新夫相安乎。則曰安。而二木之呶呶。何爲。甚至巧爲說詞。而曰劉龍故偷兒也。非所宜嫁。

夫始適老馬終耦點鼠妾薄命一詞亦聽其自歌  
房中可耳二木之告無乃爲百艸憂春雨乎沈海  
應杖劉龍仍聽完聚

二件謫拆事

審得淮安府人徐尚德乃郵人何冬女夫而有繼  
岳劉元禮有岳母鄭氏又有妻兄何應錦者也夫  
尚德何如人潘中軍一廝役耳止因元禮假館武  
林應錦亦旅棲長安于是冬女叔何思廉送尚德  
一轡而從申攝令此鄭氏所以受聘金廿兩而以

牛馬風遙之尚德結鶯燕于冬女也雖然身爲野鶯乃錯占家雞可乎今成婚三載果反目矣未見賢能舉案想類貧不下機耳且有元禮應錦等從旁佐闡尚德忿忿告府非無因也茲召冬女詰之謂尚德誤信淮棍將携歸本土賣伊爲娼耳查當日聘書內原云娶妻居寧何得頓背初約以携歸言合押尚德貨房與冬女同居其畱郵乎則爲鶯偶之終諧其歸淮乎則爲燕飛之暫別而已矣若謂同林已乖別船可上則出自尚德之意可也彼

元禮應錦等可。曰。尚德逐浪爲踪。冬女飄花爲性。  
而謬爲返金歸女之喋喋耶。何恩爲媒不愼貪家  
兒而誤侄女。恐恩有寡恩之誚矣。合杖徐尚德匿  
情聘婦。念係貧愚姑的決示懲。

覆審得何冬女之匪于徐尚德也。以正娶非以苟  
合。胡言別嫁。蓋明知家徒壁立者必難。昔比目於  
白頭而大義所在不容悖也。今審斷後。尚德復喃  
喃遞呈。有追還原聘。斷妻回籍語。夫以尚德之糊  
口不給。則回籍後。且以其妻爲逐隊野鴛耳。若身

客天涯。妻胥故里。則流萍繫匏。相親何期。且青青一枝。安知不陰折牆外。而顧令尚德爲抱柱之尾。生可乎。合無如尚德所請。將原聘廿兩追還。而冬女則聽別嫁。噫。三載同衾。今將分席矣。未知冬女之結新歡于魚水者。猶作故劍遺簪之戀。戀否也。婦情之薄。有似秋雲。于此案不能無憾。然爲尚德者。亦身輕似葉矣。況良賤爲偶。其始原不以正。則急斷此惡姻緣可也。徐尚德合炤原擬冬女。并鬻贖杖。以爲婦道不終之戒。

一件活拆事

審得沈洪之以女許方勝子也。乃崇禎元年事也。  
迨延至三年。則是女紅葉欲沉而標梅已過矣。蓋  
因勝家窘甚。故遲迴至今而未幾。忽以果盒禮往  
日吾將娶婦夫洪寢人子。生男弗喜。女弗悲。非曰  
門楣是望也。蓋將藉掌珠以博苟金耳。胡勝不以  
數金往。而率畧乃爾。豈渠家有兒果是擲果潘安  
而以所擲爲所聘乎。宜洪妻鄭氏怒不許婚也。時  
勝轉展無計。浼其表兄李春轉言於洪。謂吾家壁

立矣。合將原聘見還，以伊女另嫁。于是洪與鄭氏皆允其請。而又斟酌果盒之費，則于原聘八兩外，更加四兩。此退婚一紙，所以出自勝手也。一女之轉嫁李萬已成，覆水難收矣。當寄語舊燕而另覓雕梁可矣。何勝事過戈興，復以活拆控，既飽家兄又挽去婦魚與熊掌可兼。誕平本當以誣反坐姑念貧而退婚，非其願也。且婚姻論財，夷虜之道。則沈洪亦不能無罪焉。合與巧言如簧分鴻斷鴛之李春各杖示懲，其一女則萬妻也。流水落花，兩無

情矣。方勝不得再有呶呶。自取反坐。

一件拆妻事

審得奉化縣人江昌榮，汪一奴前夫。定海縣人俞七，汪一奴後夫。而汪壽法則一奴父也。先因壽法于崇禎二年，曾以一奴許昌榮，而成婚于五年五月。時間一奴年幾何，僅十三耳。夫兩離並棲，何異稚戲，而妝無再點。案不別舉。諒爲貞女。當如是矣。乃一奴之情暖新歡，心厭故侶者。非獨昌榮過。則昌榮之亡母過。夫一奴猶斷乳。幾日人耳。當撫若。

慈母愛如嬌女。胡羹藥不諳。輒加善楚。而幾欲爲  
姜母汲水之難也。君家婦難爲心怨矣。迨昌榮母  
亡。一奴亦病。豈其命帶逐水而數值飄花者。又當  
以一病結新姻緣耶。時一奴母竺氏。曾携歸定海。  
就近調養。而胡縣人俞七。乃以野鴛偶病鸞也。今  
據壽法口供。則謂七父俞大順。曾借銀無償。刦一  
奴去。夫阿翁自乏家兄耳。可以已女而人婦者爲  
償。逋資耶。乃俞七母蔣氏。何又以八兩之聘言。夫  
聘與當。俱不必辯。獨以五月適江。以八月歸汪。以

六年七月往渝。前後豈不曠然。顧何捏六年爲四年而五年之依依江宅者。豈一奴果爲倩女之雛覓也。茲壽法昌榮猶言出同聲。而一奴則初詆老父繼許故夫。惟與渝七兩目盼盼耳。今日何遷次。新官對舊官而揮舍人唾餅師。何今古婦女其肺腸。若是別也。一奴嫁夫如積薪耳。後來者居上亦咄咄怪事哉。汪壽法一女兩嫁。應杖。汪一奴斷歸昌榮。仍令壽法補銀四兩。給與渝七。以結此案。

一件姻變事

審得沈之龍者，故民沈應用族侄也。先因應用年暮無兒，立之龍爲嗣。其以養女樓氏許蓋亦佳兒。佳婦之慙慙而俾恥諸宮中者，不煩親迎也。何應用物故後，應用妻于氏遂欲以樓氏爲奇貨而章臺別折時胡奎父胡舜方爲子求偶而巧阻銀漢之周思萱遂乘間往語曰樓氏女佳夫樓氏固有主羅敷耳可令他人誤入桃源而以奎爲阮郎之龍爲蕭郎乎。今召舜與思萱詰責謂之龍與樓氏其稱兄妹也。難以鴈行譖燕偶而溫家玉鏡臺何。

以聯姻姑女。若以十二金餌母。而奪其子婦。恐百  
匹之賜。難救一勵之隕。之龍今日之情。無乃類是。  
未可居。樓氏于隨風之楊花。而俾舍家鴛逐野鵠。  
也求我庶士。迨其吉兮。則莫吉于審。日之初八。于  
是暫繁恩萱。及舜于獄。以絕盜惑。而押兩人。卽日  
成婚。夫齊語呼婦。皆曰妹妹。何妨結新歡。以仍舊。  
呼正。恐登堂拜母。而赧然掩面者。呼母。則安呼姑。  
則怍耳。嗟乎。此一案也。紅絲久授于故父。赤繩幾  
縊割于生母。若移樓女以置胡宅。恐甕破而珠還者。

一夕亦百年之長恨矣。幸黃花未折，故紅葉終諧。  
父冰人而官月老，亦鴛鴦譜內之新語佳話也。周  
思萱胡舜各杖示儆，其聘禮十二兩，仍追給胡奎。  
今而後伊自有婦，無謂他人婦。

### 一件飛攫事

審得毛氏者，陸生員第婦，而毛文始則毛氏父也。  
夫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女子之再嫁也，父命之。學  
禮者曾聞斯言乎？毛氏之亡，其陸氏夫而操愧孤  
鴻，忽欲逐隊野鴛也。當夫家爲政耳，文始以女許

、汪元瑜有兩嫁理乎。則陸生以弟婦許陳生。未爲不可。但毛氏旣歸陳生。而陸生忽出廿兩。以返元瑜。何爲者哉。乎。亡弟辭世。生妻去。悼感念同乳。若在初沒。彼陸生非人情乎。何忍以弟婦爲奇貨。而旣許元瑜。又許陳生也。今據陸生口供。謂廿兩纍纍。特償元瑜酒饌耳。夫元瑜輩固傍海居者。難致山珍。不貴海錯。此何酒何饌乎。而以廿兩費其始受元瑜之聘。繼受陳生之重聘。無疑也。朝雲暮雨。抱琵琶而上別船者。伯兄弟婦所行如合。一轍。若

以毛氏爲娼。墮薄婦期助其婦以代娼者必貪伯也。陸生忍矣哉。若陳生尤可異焉。既庭毛氏囊有餘蓄而重賄貪伯。奪注氏之聘婦爲己婦矣。今讀其呈內則云毛氏與光瑜有姦。故因婦謀要。噫。燕爾新婚如兄如弟。業與毛氏結今生之緣。而甫訂新歡忽發舊穢。有其事乎。宜爲攬配。無其事乎。豈宜織淫。若以公庭數語流聞深閨。賴赤耶。背汗耶。想婦人之情薄。秋雲者。應得此報。彼

爲毛氏婦者。固于爲鵠爲雀間。自作同羣矣。將益

陳氏夫者亦於不龍不蛇間自置一位乎。陳生發而昧心合與忘親負約之陸生各杖以徹仍于陳生名下追銀六兩給元瑜以了前案。

一件環烹事

審得王君實故妾夏姐乃陳某兄陳奎養女賣與全立仁爲婢而轉嫁君實爲妻者也。今問伊何以死。則因洗衣池邊失足落水。夏姐之不復君其謂諸水滾莫可與爭。急取人命告且哭忽指養女爲陳姓嫁女而生則休沒死則毛裏也。於是

同族陳怡與立仁之同族大經皆理其族智而此  
息彼告相牽如蔓均。有涎心矣。夫夏姐之萍流  
蓬風。寄生乎陳。而實足于全者久。著青衣不妬朱

顰其籬養女而婢。又籬婢而妻也。非必貯金屋而  
列金釵也。在君實華無寵至。不婚之愛在君實妻。  
江氏雖無我見猶歸之感。而獨覘無作峰聲不犇。  
胡泡遺一溺。忽有悍妻殺妾說也。問何以故。則云  
王生員書報耳。夫王生與陳全二姓何涉。且與夏  
姐何親。豈真廁有影發其明。酷讐有骨攻其陰。虐

故代人鳴冤而握管如咽者。將以自哭。亡妾之怨。  
淚轉哭夏姐乎。抑豈白日帶絃忽作階前之人聲。  
又豈中夜投衣獨聆都亭之鬼語。故筆有劙而字  
有鼓者。將流沉痛雪幽懼。而指事陳情之確乎有  
據也。非然者。恐王生一書。將以求吾所夫欲矣。蓋  
見溺而援之。以柔者權也。翻溺而報之。以書者利  
也。合與借題恐嚇。名訴四轂之陳英。一併杖懲。若  
全金仁磅死夏姐之說。則辭過半本而嫁禍于刃。  
亦兩入唾餘耳。姑念唆訟無實。薄罰以儆。

通鑑

卷一百一十一

一件柱法事

審得王四四者，呂氏後夫，而陳良明其前夫，陳良忠其前夫之兄也。先因良明患疾，身故止存一婦，二稱子耳。第不知當日之慘慘孤孀者，亦曾訂嫁期于二十五年。

否。乃一。

坏未乾六尺，猶在胡。呂氏遑遑求嫁者，若不得于夫則熱中也。茲問良明以何時死，則去年六月，而今則七月耳。豈夏之日冬之夜，已備歷孤枕獨衾之悽涼？與抑三月無君則弔而嫁急。

乃同于仕。急也。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嫁矣。良忠以服制未終爲言。亦子謂之姑徐徐。云耳。何呂氏覓鴛偶而性急者。猶之食雞子而性急。于是以遠宗陳良佐主婚。以徐國祥等爲媒。而招四四入贅。良忠心忿控府。有以也。胡四四又以枉法告夫。四四之入贅也。婦不作庾。媳之假啼夫。不待江郎之徐喚。其訂鸞舞而諧魚水。枉乎不枉乎。且呂氏呼夫二稱子。呼父鵠巢鳩居。已古盡陳門便宜。而顧令不與主婚之伯兄。卷舌而惟所欲。

爲甚矣。四四枉法一控昧心極也。第不識爲呂氏者此際果作何狀。將無騫衾旣適于新。諧鵲橋猶嗔于舊阻。故以翻風激火者爲撓雲遏雨之明報。而四四之告。實呂氏之唆與。夫婦而薄。其險必也。姑免深究。仍杖王四四以儆。雖然。二禪子不日長矣。若相與連臂而歌凱風乎。未知呂氏亦和以無裳之歌否。

一件砍門事

未得王氏者。三世懷族嫂。而戴叔明則世懷惡黨。

也。先因王氏夫亡身寡淹留未嫁果保歲寒而歌  
黃鸝乎。抑逐春風而咏綏狐乎。未測其心。當聽其  
聲。何王氏之無寢未賦。世懷之有絲欲牽也。且又  
與叔明二人硬登門作伐。無非嫁其人以適其產  
耳。而問其時。則十八之薄暮也。今據王氏口供。則  
罷舞鸞而矢栢舟者。方砥節于如冰之冷腸。而是  
冰人者。胡忽向冰清之婦而作緣。且離離鳴雁。旭  
日始旦。此佳期耳。而不聞燕灼蜂媒者。乃作月老。  
于月出皎兮時也。宜竺氏同族。鳴鼓攻哉。彼世懷

授刀。叔明操戈而以强刦强奪。謬譖竺氏閩族者。  
非誤。指南塘乃錯認巫山矣。無惑我悅兮。無使危  
也。吠想王氏原不生雲雨之夢。則以世懷之人而  
獸心。喧呼寡嫂門者殆一自作之尨耳。合與戴叔  
明各杖以儆。

一件枉詐事

審得已故汪培壽乃周氏夫而周昌運則周氏父  
也。先因周氏夫亡身寡顧影無依想未亡人便欲  
向他家錦帳矣其徒倚培壽宅非真曰故人恩義

重也。夢中已作江郎之低喚人前。猶設共姜之假誓。蓋明知亡夫之產業素饒。而欲攫家笥以上。別船耳。時同族諸人見其矢氷砥玉。詞色凜冽。謂是吾家節婦也。于是共立族侄汪嘉麟繼培壽祀。今而後雖壽夫不壽。而嘉見實嘉矣。胡乘同祿之變。誣嘉麟捨奪。噫此借題耳。將無憐兒腸冷。求夫情熱乎。時周氏者。猶暗藏皮裏之風情。巧裝口頭之節義。故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卽長民者亦難遽度。其以田產主之族長。號簿歸之周氏。亦將曲爲調

停耳。豈料口松柏而心槐李者已逐東風于簾外。  
而轉瞬又作他人婦乎。今據族人口供則培壽遺  
貲已爲周氏捲洗移向新夫家噫暫緩扇墳之一  
筵徐圖爛門之百兩何女奸雄之今出而魚與熊  
掌兼收也訣彼螟蛉返其號簿可削母子之號而  
西東矣胡又携簿以往堅不肯出問其故則出于  
昌運之暗唆而勒銀返簿貪而譎非此父不生此  
女矣將無昔日之泥沙其行而冰霜其語者皆昌  
運之穿鼻附耳其間而日以待來年然後嫁乎助

女惡而欺甥懦恐昌運之不昌也一杖有餘憾焉  
雖然不勞而得身之災也若周氏而愛其新夫乎  
則返璧可耳何言返簿

一件謀刦事

審得已故何瑞招乃何濟親侄而陳氏則瑞招妻  
米氏則濟之改醮嫂也先因瑞招有妻無兒曾携  
濟女孫招姐撫養膝下則陳氏一石胎之不生耳  
然身類石田而性同水花適瑞招以感疾亡則此  
婦哀而不傷可知也問以二十五年嫁乎問以三

年嫁乎。問以爲期之喪，則亦爲期之嫁乎。是何濡滯也。婦則滋不就。今詢瑞招何日亡。陳氏何日嫁。則從廿四以至廿六僅三日耳。豈是婦之每飯不忘嫁也。一日不見如三歲。今三宿而後出。或猶日遲遲吾行。而慨然自附于亡夫之耐久。朋未可知也。茲問新夫爲誰。則周應麒。而媒氏爲誰。則改醮之米氏耳。噫。冰上人乃識山下路乎。想曾抱五日爲期。六日不讐之隱恨。而誓以已所不緩者爲人。急緣也。今提陳氏面質。謂鬻身葬夫。登車猶曩淚。

耳。然何濟。豈不濟侄者。胡不泣訴濟門。而新寡婦。  
却施別室羅裙。正恐三日辭舊。一朝迎新。又另是  
一番情懷也。噫。陳氏于何姓已矣。胡又携招姐往  
夫。有東床自選。有坦腹自樂。不戀嬌女。寧圖半子。  
而可使已爲萍逐。女爲蓬飄乎。合斷何濟領回。仍  
杖治周應麒。以爲魚與熊掌兼收者之戒。雖然。女  
子之嫁也。母命之。今招姐之訣也。亦有以命之乎。  
回頭語阿女。莫薄如汝母。未知陳氏亦出斯言而  
汗顏否。

一件黑冤事

審得已故使女瑞菊乃李奕義女而賣于生員李方驥爲婢者也今問此婢何以死則以病故菊之落矣其黃而隕

非方驥

披其枝而傷其心也茲奕以人命控豈有說乎夫亦聞蒲柳之脆質每嘆先零而松柏之勁幹乃羨永壽耶想瑞菊之有脆質無勁幹者亦人比黃花瘦而非傷于霧露則隕于風雨耳乃指爲悍女桂姐之專妬爭寵而拷禁致死者何噫桂菊非同根

相煎何太急。豈錯指芬菊爲芳蘭而欲以芳蘭作  
當門之鋤也。然不聞月中桂影日傍雲，誰不妬  
乎。若顧名思義，雖芙蓉脂肉可消妬心，而況瑞菊  
之身着青衣者，原不鬪紅顏。桃李之譽也。今庭  
質之際，復願和息，則二李不爭一菊矣。合從其所  
請，仍杖治李奕，以爲芙蓉先加之戒。

一件欺寡事

審得已故吳氏陳有光前妻，而袁氏則有光後妻  
也。先因有光壯年求偶，曾聘吳氏爲妻，入贅岳母

楊氏家今吳氏死矣僅餘五歲兒耳生前熨冷徒  
感奉情之多情死後移溫誰憫伯奇之失愛傷哉  
兒也繼母食子雖肥不澤恐此後王冰欲寒而閔  
絮不燠矣此楊氏心念亡女情眷遺甥而欲擇一  
繼母之慈者以撫也適有孀婦袁氏則婦于楊氏  
之胞妹家耳此歌無裳彼希續絃願以所有易其  
所無而問媒氏爲誰楊氏實居間焉噫女爲泉下  
客母作水上人豈人情乎善視我甥不負人母知  
楊氏一言泣數行下者語止此耳此有光所爲撫

新妻返故廬也。嗟乎。篋裡殘妝粉。留將與後人。想  
吳氏生不行雁者亦吉。不化難而喃喃于新妻之  
婦。但撫我兒如汝兒。知鹿母雖死腸不寸斷矣。胡

以過督前婦子故。而頓負初言。夫弱子有不以理  
下天者。則慈母笞之。其母爲之。則慈母也。其繼母。  
爲之。則不免爲虐母也。于是楊氏護甥。有光復護  
妻。相與角口。然撻婦翁之說。何忽變爲撻婦母。而  
以拳落門齒言。豈舊恩漸衰于結髮。而新語忽構  
于落齒。將楊氏之言。彼有取爾也。抑爲有光者。或

謂始媒灼繙戈矛。皆婦有長舌爲厲之階。而忽嫁禍于隣國之齒。乎誕矣。姑念女亡婿離。合從有光名下。斷銀五兩。以給楊氏。今而後想。當沒齒無怨言乎。雖然。更有以爲壻祝者。一曰無忘婦夫塚。魂遺詩。覽亡婦之酸句。而愴心傷後。妻毒也。願無令吳氏之及此也。一日無憎兒。夫棟鬼興歌。聽殤兒之哀聲。而落淚。怨後母虐也。願無令吳氏子之及此也。正告袁氏。無違夫子親卿愛卿。并以及兒。

審得陳萬廉陳萬羔乃陳茂族侄而茂則胡氏贅夫也夫婦而貞者從一終耳若胡氏之傳舍其夫而多多益善則二猶不足于是初適鄭姓則生子鄭天富繼又適孫門則生子孫天祥迨天祥父亡胡氏已五十餘歲矣胡遑遑求嫁者若擬朱顏之猶昔而志白髮之爲今則有爲之解者曰若固宜嫁夫七子之母猶咏凱風此二母巍也不嫁何待且不聞七十二歲之孟嫗猶嫁潘老平以五十餘歲者比之想當倒作盈盈十五觀而自附于歌桃

詠梅之少艾耳。增故自急老而尤急。五十非帛不  
煖。何可一日無此。君然忸怩矣。自顧雞皮當羞。鴦  
侶不獨旁觀者耻之。卽天富天祥亦耻之。而豈意  
涓涓者又釀爲今日禍水也。茲據萬廉萬羔口供。  
則謂茂之入贅所挾甚奢而盡供捲洗于天富兄  
弟耳。夫孝隨財去者其爲之父母猶設謗燦然之  
僞物而誘其子之恭敬于不倦。茂匪獨無真也。并  
亦無假。若果其假也。則有酒食先生饌。此兩兒者。  
不知如何勤勤七巵間。而胡寄食別族以死。其爲

無毛可拔之空器。而非有肉可割之寶。山可知也。  
萬廉等一告誕矣。然其如陳茂之贅實。禍胎何則。  
當以一言解嘲曰。不知老之將至云爾。

### 一件滅親事

審得元新者。周鼎妻兄。而元氏則鼎妻。蘭氏則鼎妻也。夫從一而終。婦人分耳。若令周姥換此。則必移責男子。日合爾鼎之有妻元氏。又聘蘭氏爲妾也。果樂耶。想見影猜情。無風生浪者。不知受幾許。敢怒不敢言之苦處。此際也。亦大費謫停矣。其新。

孔嘉其舊如之何而奈何遠妻近妾致元氏有小  
星獨明嘆今之喃喃角口人情乎豈無他人不如  
我兄弟則借兵爲急然亦欲以止妬鴟羨耳奈何  
鴛偶情踈鴈行氣盛竟不解鬪而佐鬪鼎之控新  
殆一朝忿哉今庭質時兩人已經和息而惟元氏  
口訴薄狀哭罵不止舊人百死轉不若新人罵舊  
人而亦罵耶姑免深究仍將調停無術之元新周  
鼎薄罰以儆然則爲蘭氏者若何無專如兄如弟  
歡自聯如姊如妹好抱衾與裯實命不猶願深體

乎斯言。

一件硬姦事

審得蘭氏者乃山遠所娶之維揚妾而水澄其媒  
妁也夫維揚民俗最號輕浮但女子稍具五官便  
俊然希賣于十斛而娉婷自負遠之謀娶妾維揚  
也當自行可胡爲乎倩密友水澄代行噫娶妾何  
嘗美惡惟吾自認耳與我善者卽爲善人與我惡  
者卽爲惡人此論人謬語而微採其意以娶妾則  
妙訣也何言代且長路迢迢而澄是携非閉戶之

魯男而謬附于秉燭之雲長。誰其信之。此遠硬澑  
之控所自來也。今提蘭氏對質。則朱門中之青衣。  
耳未卜黃花。敢媒紅葉。甚矣水上人之率也。而澄  
則曰不然。因蘭氏有齒缺一。未經細察。故以憎妾  
者誣友爾。夫情之所鍾。眇娼亦佳齒。隱于目。則缺  
賢于眇。但授以金人三緘。法則猶玉人也。宴爾新  
婚。如兄如弟。不必齒如瓠犀矣。今而後遠與澄其  
一相忘。無競乎。山峙水流各安其所可也。

一件硬配事

審得衛源芬出金二百爲少妓花氏贖身非以色  
也念其墮足風塵欲爲援手故以渡蟻之心移而  
渡人義重於情洵陰功也近貿易粵東猶遺書乃  
弟源馨欲爲花氏求一好兒郎格調相稱者不過  
謂流水何情拔自火宅當始終無負吾慈悲耳適  
柳氏子榮青年未娶願納花氏爲妻是好兒郎也  
皎日可矢豈曰小星乎故源馨卽以配嗟乎此婦  
幸哉若念成巢新教尚自捲簾舊德而潛然出涕  
亦以恩非以情也逝波不返從此永作柳家婦矣

况花柳本自同妍何必華如桃李彼老撾周氏之以梗配告請益云耳合仍以配之且與柳氏子約曰若此婦有子則已脫年久無子則或妾或婢皆可但不得耦妻此皆二三承人相與體源芬贍身初意而欲以此婦之有始有卒者爲完茲陰功也周氏涎利無厭非戢鴟喧曷固鴛侶合徒以微其

後

一件強佔事

審得柳士升妹三女之許嫁劉有義乃故父一龍

命也。迨遷延至今，則有義家徒四壁，僅可咏嘆富於新月耳。然一諾千金，著於皎日，何必聘金也。胡爲士升者，乃與母董氏合謀，以三女另許，不過偷永興之十六兩，動其新涎耳。初閱永興訴辭，謂成婚二載，亦旣抱子，信斯言也。無論深紅盡落于狂風而有子，離離已垂嫩綠，當以三女爲鴉頭女，而返之不祥耳。及當堂提贋，則十三室女也。青青一枝，猶未灼灼其華，而遽云桃花貪結子，可乎誕哉。茲召三女面訊，則與有義母張氏執手相依，情若

母女而問以適劉乎。適俞乎。曰。適劉雖母兄不能  
強也。夫女子之嫁。母命之人。盡夫也是。何言與逼  
迫。有阿母。猶堅弗承。肯云理實如兄言噫。我知之  
矣。執子之手。與子偕老。是女所懸不可告婿也。聊  
以執姑手。明心爾。若此願不遂。則投烈火以明烈。  
而赴清流以矢清。皆可因言而定志者也。合斷還  
有義。返爾東牀。仍杖治士升永鵠。以爲貪財漁色  
之戒。

一件拐妻事

審得鄭采之嫁妻許氏本以貧故益受程玉十八  
兩之聘而銀入人去確有可據者也若臨岐慟訣。  
時或問相逢何期當作黃泉無見之悽語耳胡采  
數年後忽以病篤言而欲借妻侍養嗟乎采有兒  
義在且去燕有歸去婦無返奈何欲以雁臣爲雁  
妻而去來幾同轉丸雖曰近情乎然違理矣彼玉  
之慨然許往何爲者豈采庵庵牀簷溘逝非迺故  
以病鶴支離不起雲雨之妬且死別生離傳語甚  
酸雖新官亦下舊官之淚而聊以明仁乎抑許氏

舊心依依猶枕席有涕泣處故爲已妻則欲其詈人而今又進一解更不欲其負人若非厚於前則亦薄于後而聊以明義乎但不知許氏見采時重前夫耶抑感後夫耶胡采亡後竟以荊州借爲息壤寒也問其故則緣采子義爲積猾王紹曾所唆而欲以質母爲勒貨地耳夫初借奇繼允奇終不還又奇三奇合矣然采之故婦可返猶希轉石而玉之今婦不返翻同覆水情耶理耶鄭義與王紹曾合各杖懲許氏仍令程玉領回今而後無令以

重上望夫山者。又再過恩子湖也。

一件忤殺事

審得婦人之善妬也。皆以妬生間而今忽翻一新  
妬。又移而妬死。則李文繼妻藍氏是夫文前妻趙  
氏。婉順惜中夭耳。胡藍氏庭謁舅姑後復謁趙氏  
之亡靈。而矯首不拜。若以阿姊呼拜下禮也。阿姊  
胡抗焉。未聞有學養子而後嫁者。妬之學先於養  
也。爲人繼妻獨應早學耳。不然胡入門卽解然吾  
更有詢于藍氏。彼趙氏徃矣。未聞陽臺之雲雨移。

而夜臺爾何妬若云妬爲恒情亦將來之或妾或  
婢然耳敢望來者不拒但願往者不追夫妬而追  
亦一奇也適節届清明群奠亡靈於是阻撓不得  
繼以咆哮甚者訴舅姑筮夫婿又甚者拋其三月  
子于地而毆擊踐踏以洩毒憤悍哉豈欲爲堆墓  
伯耶放而不祀若爲其殺是童子而征之渠又將  
安辭噫猶幸文之前妻無遺雛耳若以趙氏一塊  
肉而遇此藍面鬼其吞咀又作何狀天乎天乎李  
氏何辜乃除去菩薩扶立羅刹耶此鄰里忤殺之

控所由來也。合重加懲治，仍杖贖以儆其後。若過而不改，則有出妻之條在夫。妬死與妬生俱出是前條所未悉也。今而後又當補律。

一件首盜事

審得袁德之繼娶陰氏，蓋緣前妻苗氏子阿喜幼故，欲藉以撫也。但不知苗氏易賣時亦曾呼德前訣，謂以阿喜累君慎弗使他日着蘆花否？雖然，彼何慮之過！夫以前妻壯子乳繼妻遺女，猶聞漚流況以繼妻乳前妻子，則一婦人也。其流漚易耳，獨

陰氏則異。當其初入德家，則飲之食之，撫阿喜頗厚。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無乃或生而知之可喜哉。阿喜也方幸蘆花無寒而豈料棘心有毒。於是迎其所嗜以盜餉啜誘此陰教也。陰氏固爾。尤可恨者俟此兒習久則故宣言于外。德問則諱。德固問則固諱而徐若必不得已乃言猶矯護多于正告者毒甚狠心而巧過鳥語。德能無怒且杖適鄰人趙成屢亡豚肉謂可實吾前言也。於是又嫁禍阿喜致成鳴官今召德質問若和也其父攘羊而

子○證○之○其○子○攘○豚○而○父○又○證○之○出○爾○反○爾○父○子○亦○然○乎○此○又○陰○教○也○陰○氏○固○爾○昔○芒○山○有○盜○臨○刑○求○母○乳○吮○之○啮○斷○致○恨○日吾少時盜一果一薪吾母見而喜之致有今也夫使阿喜攘肉果真亦毋教然耳况莫須有斷乳何辜當移而斷舌矣趙成亡肉事另緝仍杜衣德以爲縱妻阱兒之戒夫爾妻陰氏也彼陰賊其心有以夫

折獄新語卷二

承襲

昭陽李清映碧甫著  
山陰王思任季重甫詞  
一件謀爵事

審得王先通者已故新建猶王承勲侄而承勲有  
子三人長曰先進季曰先道乃有中子先達則均  
係伊妾沙氏所出而今又獨指先達爲乞養者也  
夫呂妾變羸黃姬亂莘昔有之茲之交口而攻  
先達且及其子業弘者得無類是乎然徒指其非  
羸非莘而不能指其爲黃爲黃之爲誰氏也此所

以有乞養根據尚未了了之疑也。將以乞養爲是，則先進子業昌矣。又有弟先道矣。彼沙氏何忽參一乞養者爲今之搶攘地甫慶螽斯而棄之。豈彭殤莫必之筭已。頃聞外少氏之嗣，則以爲非乞養者業弘之。獨也將以乞養爲無，則先進殂矣。先進子業昌矣。厥父顧何舍親恭之業，弘輩而繼遠派之業，洵已卯可棄而別業是議。豈抵牴恩深之說。獨未可律承勲一人也。則以爲是乞養者。先通之語又似也。至取憲臺駁欵細加辨

詰則有謂沙氏未生先道時、恐金吾爲旁枝所有、既生先道後、又恐金吾爲非種所攘、故始爲乞養之陰謀、後爲乞養之明供者、是閨窗而狡猶其腸者也、則有謂沙氏雖有言、而先進尚未亡、承勲念世爵重典、非先達所可越冒、故濡忍于數年間者、是鬚眉而屈曲其衷也、則有謂宗圖實未奉、肯而適值五年造冊之期、故改圖則于六月、而上疏則于十一月者、是出入皆自爲政也、則有謂前疏已經剖明、無煩身後之贅旒者、是首尾可無相應。

也。則有謂散騎之請，實係先達僞造。後因兵部輒不舉行，故承勲不復措辨者，是一紙之贗鼎可任其自爲浮沉也。噫！承勲於是乎失斷矣。今者心心有主，喙喙爭鳴。終不敢謂鳴鼓業弘者果田莠之鋤，而左袒先通者盡狂泉之飲也。乃最後先通自由一語曰：當以畱中一疏爲証。果簡而無乎？則願讓爵業弘，而治已欺罔之罪。果簡而有乎？則應歸爵於已，而治業弘假冒之罪。斯言也，其此案水落石出時乎？夫所謂乞養一疏，已經御覽矣。且

讀先通前疏曰。邃密深嚴。一字不漏。按疏簡查。自  
然立見。則必非付之灰燼泥沉而一簡不獲。再簡  
終不獲者。以一疏有無定兩家真贗。其出先通自  
入業弘耳者。有不首肯心折哉。夫王文成公事功  
理學炳若日星。乃昔所欲辨者。于聖之統系。而今  
所不能定者。一家之統系。則又先通業弘兩人所  
當俟簡疏後。徐聽裁奪。而無使矯矯之王業。洵有  
獨爲君子之耻。以玷先德可也。

一件醜聞事

審得葉超者，乃已故葉茂嫡侄，而葉禮則茂外婦子也。先因茂有女無男，曾典徐矮子妻胡氏爲妾，以圖生男，而茂妻汪氏，則非食倉庚而不妬者也。聞獅音而膽落，勢必貨外宅以處胡氏，乃問外宅安在，則去家里餘耳，入非侯門，旣無河廣海深之嘆，未知矮子遂作蕭郎路人否？且胡氏之舊官新官，皆儼然在也。萬一野館空房內有矮人婆娑而至，胡氏將斷筆不顧乎？抑故劍猶戀乎？生豈空桑誰爲若翁？獨以萬曆四十二年典以天啓元年生。

則爲眞爲贗俱未可定而難遽語於非種之鋤也。  
往定海縣因葉超之告曾斷兩股均分非以兄弟  
之子猶子乎蜂房之剖豈曰無因蚕食之侵難許  
過分而何汪氏忽以醢嚼告夫汪氏葉門罪人也。  
藉令無兒自傷思廣雲雨之均澤當與胡氏合宅  
居耳六尺之孤在抱雖積金如斗誰敢垂涎而顧  
使妾爲郵亭之寄予疑栢舟之汎者誰也撫心往  
事當彈指悔恨今呶呶事後嗟其晚矣况一告不  
已再告繼之兩人瓜剖豆分之餘終作落花流水

杳然去耳。汪氏念係中憲姑與杖贖其貪財無厭之葉超并杖以懲其後家產仍炤縣斷。

一件究抄事

審得陳世茂者乃以長房應時之子繼次房應宗後而今復歸其本宗者也先因應時兄弟五人而應宗絕故以世茂繼且因應時有子三長世彩次世英而世茂其中子耳今世彩以溺海死而世繼別房之世英亦絕無後返果羸于興齡之宮共日中變蓋未有他家之蒸嘗永奉而本宗之血食可

斬者。時三房已絕。四房止生一子。惟五房應昌子三人。則以應昌次子陳四九出繼應宗後。而俾辭巢世茂。今復歸其空壘而守之者。情也。理也。今天教之杖。胡爲乎。不過謂出繼廿年。且有披麻執杖之勞耳。夫世茂本應時子也。今仍以世茂繼應宗。則應時當以何人繼。將又易四九。以繼應時而爲此蓬轉蝶翻之舉乎。何見金不見父也。且遁詞旣窮。復駕言在室寡嫂。可奉先人。而思爲別枝之戀。夫使所謂寡嫂者。尚有六尺之孤。可延一綫。則世

茂無歸而今安在哉。惟繼已廿年於應宗頗有情  
同父子之感。而今忽以馴籠之雞驅之戶外。則亦  
世茂所悵然于遺簪敝履而不得不割一脔以酬  
之者也。合無於陳四九名下斷銀七兩與之。亦曰  
酬其生奉死葬之勞云耳。如喋喋于繼之可再乎。  
則請起世彩于海底召世英于泉下而後徐議之。

件勢抄事

審得葉釋者乃已故葉文炌沈氏所爲生則子之  
而死則半內之半外之者也。夫文炌守財虧耳。人

皆貽之以危。我獨貽之以安。則是子者。令其食足。  
充腸。衣足蓋體。足矣。其如文炌無此。達觀何也。于  
是同宗葉二十翼。其弟培城爭繼。則皆葉壽罪也。  
茲據壽口供。謂文炌無子。乃取之外舍。携之昏夜。  
而呱呱者。曾得於廁上之聞耳。夫葉宗亂乎。若無  
聲。卽不亂乎。若號。今旣號矣。曷爲不告之。宗族鳴  
之。公庭試問。文炌與沈氏未亡時。壽之舌在否。曰。  
在也。昔爲寒蟬之噤聲。今爲百舌之饒舌。嗟其晚  
矣。至陳氏。則又認爲釋之乳母。而灼見其贗者。乃

以鬚鬢蒼然指天誓日之親舅葉九源而有言必  
折幾同寇仇噫真贗兩字安從辯之昔有瘡女孕  
而生子莫知所出以其生于武鄉遂以武爲姓此  
子慈人也將亦以慈爲姓乎則二十等固不瘡也  
旣云非葉而生非空桑者莫知其爲何家枝葉也  
則俾附于其葉蒸蒸之一枝可乎若二十弟培城  
之求繼其義安居果欲剖心自明惟有仗義鳴鼓  
視家資若塗炭浼耳何沾沾三分之一耶但滴血  
既所不忍則合族議與縣斷兩存之亦曰聊以止

戈云耳葉壽陰陽反覆。贗則當日誰掩其唇。真則今日宜斷其舌。本當擬徒姑重罰示懲。葉二十並誕太過。應杖以儆後。其培城分產後田。則自耕宅。則別居。非日飽則颶去也。獮子漸大。釋將昨人何如。高飛安享。而第令文炌沈氏所爲。生則子之者。酒一盂。麥飯千兩。人之墓足矣。總之此一事也。明有人非。幽有鬼責。此間官不能必其爲真。然亦不能窮其爲贗。而未敢以莫須有三字。遽作破巢毀卵之舉者也。

洪武紀事 卷二  
一件冒襲事

審得楊紹堯之爲何種也。前劉從龍等已續縷悉之矣。然所不能無疑者，楊澤也。夫澤既有一子，何又以他姓之子爲子？茲據諸人口供，則澤義子廷賛生鷺鷥生錢，錢生紹堯。雖世冒楊姓，然實何氏種也。畫龍畫狗，真僞莫分。騎虎騎豬，進退維谷。往紹堯紛紛爭襲，實勢不容下。而爲澤貽謀之不善也。獨恨指揮劉誠，不深究原委，謬出保結耳。今合衛同宗，交口而贗紹堯者，卽劉誠亦引過不暇矣。

嘗覽碑官所記。有甲族無子。其妻潛構一厝。沽家  
見育之中外不知也。後逢祭日。昧爽。巫見堂中悉  
科祖睢盱。據案長歎。而金紫貴人數輩。寂徙倚門  
外。乃信鬼神不歆非類。若遽以廷萱之後承楊氏  
先蔭。則異日爭坐奪食者必何氏。先祖而遙席引  
却者必楊祖之金紫數輩也。可倚蜃樓爲胎犧。借  
祺祝爲承祧乎。紹鑒之應製已。斷斷無疑矣。乃所  
可恨者。則此未爲忠節之失傳。彼遽爲小惠之勞  
挫耳。首禍者楊澤。偏聽者劉誠。保結之錯謬。列置

不問乎薄罰示懲

一件屠戮事

審得周纓子周貴乃已故周富三嗣子而周龔九則富三弟今出繼龔姓者也先因富三年暮無嗣立貴爲嗣今讀其遺囑有所存田三畝房二間與繼男爲業之語謂富三妻高氏者宜守此言而勿失可也彼前夫子范八于周姓何親夫螟蛉已入果蠃之宮而寄生不爲非種之鋤于是親八疎貴者將耽耽遺田焉且有八族人范俊實相與穿鼻

而銀入高氏手則田爲范家物矣今據立契族長  
周瑢口供則忽嫁禍于山繼之周龔九而謂今之  
賣實因龔九盜賣有心與高氏爲先發制人者也  
噫無論事屬子虛而縱有其心尚無其事瑢豈真  
爲龔九居臟入肺之虫而有隱必闢乎無非欺纓  
爲蚩蚩之氓而恣其一繻之割耳噫纓真愚人也  
以田三畝歸俊以銀五兩歸伊而賣田之十八兩  
竟置十三兩于何地今瑢之言曰此俊欠也俊之  
言曰此高氏受也如鬼如蜮何從揣摩合無將纓

銀五兩。仍返范俊。而原田仍付周纓。以授其子貴。  
若高氏所受十三兩。則聽俊索之。高氏而有與無。  
不必問矣。周璽借題多詐。范俊私買無名。合各杖。  
示儆。

一件赤冤事

審得故民王鍾。乃王鉅同胞兄。而張方卽王鉅。乃  
兩人同母異父之兄也。今鍾故矣。旣有伯道。無兒  
之感。自應立嗣。噫。若舍親弟之子。其將誰屬。而無  
奈鉅止一子也。果廄有種。反令螟蛉無嗣乎。于是

詞無所出。議及王鋤子。然非我族類。其神不馨。恐若放之鬼名飽而實餒矣。此族人王鏡。欲以子仁興繼也。嗟乎。仁興與鉅。亦有何親。正恐垂涎阿堵物者。將柩前一慟。并無急淚耳。鉅之忿忿不平。與鋤合狴情也。今廷質時。明知一子難以出繼。而獨以身壯妻少。將繼未生之次子爲言夫。鉅方日爲多男之禱。而鏡且日爲獨子之咒。若禱不勝。咒將奈何。合無以鏡子仁興。仍繼鍾後。其房四間。則盡以歸鉅。日是閏鍾連枝也。且現與鋤同居。將驅而

暴之中野乎。故房則不宜分。其遺田廿六畝。則以十畝歸鉅。以十畝歸鏡子仁。典曰。是固鍾繼子也。且又附鉅猶子。將子而守其空器乎。故田則不得不分。而若夫王鋤者。則以餘田六畝割以付之。而已。夫鋤固別種也。豈無他人。不如我同母。謂吾家母。則宜與。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謂他家父。則不宜與。而卒與六畝者。何。則。不。以。鉅。之。母。與。仍。以。鉅。之。故。父。王。增。與。也。今。讀。增。遺。囑。而。約。舉。數。語。有。日。吾娶汝母賀氏過門。九月生汝。名曰王鋤。且同心。

耕營置田買產據斯言也六訟之與非過矣王鏡垂涎太奢王鉅告請太過曰吾爲家兄置後也實則耽耽分甘者又一家兄耳合各杖以儆雖然使鉅數年後復生一子將何以處曰天與子則與子王鏡其如命何

一件抄寡事

審得胡氏者已故張世祿妻而存虧則世祿嫡姪存虧則世祿堂侄也先因世祿年暮無嗣將以他子繼然床第呢呢最易入想應雖難爲政耳則

胡氏亦張門之華陽夫人而能立嫡嗣者也無奈  
存虧直道而行不能委蛇閨闥間於是有獻通內  
之計於存璐者呼娘喚兒舞萊衣而扇黃枕偏多  
疼熱其乘世祿之易簣而舍存虧以立存璐豈無  
說乎蓋出于胡氏內令而以飛鳥之憐依收作家  
媳也今據世祿親叔張廷荷等口供則祖存虧攻  
存璐不遺餘力且詬諱及於胡氏責其所立非次  
噫斯言是也然試問存虧既立而登堂拜母時相  
見何顏况又有存璐睥睨其側則內橐漸徙而外

情不接戈將日闔矣。故兩廢不可偏立亦不可惟合存。睿存璐而兼存之。則亦古人立親立愛之說也。時判斷未終。而忽有哀呼庭下。如孤鳥之失巢者。問之。則張存相蓋世祿親甥。而以見舅如見娘。已久藉卵翼者也。遵大路兮。揜執子之祛兮。無論鞠育有年。胡氏之腸絲難割。卽存睿存璐輩。忍以娛堂舊燕。作泣野孤鴻乎。合無將世祿所遺田宅。從公兩分。屬存睿存璐等。而若欲三分其有。鼎足而居。恐亦他姓所不敢望也。則亦薄有所與。而存

相足矣。張存膚張存璐兄弟尋戈合各杖斂其田宅等項，仍招廷荷等議單行。然則爲胡氏者若何。嗚鳩在桑其子七兮，厥愛維均，願深味乎斯言。

一件抄詐事

審得已故張茂林張自慶嫡叔，而張自強則茂林繼子也。先因茂林年暮無兒，則屈指自慶，而謂序應繼立者有之，然自慶可居之不疑乎？未立則絕口不言，既立則好語固讓其日爲夢熊之代禱，而歎其有子且不欲自居嗣子者，正以善慰叔心而

墜其繼于金城之固也。何計不出此而挈妻負子。  
強入伊室乎。夫以屬毛離裏之父子。有何芥帶而  
迨其暮也。或區田畫井行止自恣。或呼奴捶婢。唯  
諾漸移。則猶有父在子專之嫌。况乎叔侄尚隔一  
間也。夫老者多感。獨者易傷。其舍自慶而立自強。  
蓋不忍以含酸啞忿者。終畀嚙犬而另覓駟駒也。  
已經府縣參酌。俾自強承祧。而出繼田十畝。以與  
自慶。可罷矣。胡知味彌甘。而以田十畝爲得寵。  
又以樓房一間爲望蜀噫。此樓房者。原自慶口中。

食耳夫豈第一間。凡自強之歌賓娛孥錯繡坐擁者皆自慶掌中物也。急則自捐之耳。一日將欲取之必姑與之。有酒食先生饌其事叔也無異事父而供奉有加者不辭其實。一曰無欲速無見小利。牛羊父母倉廩父母其爲侄也終不言爲子而毫毛無侵者。且避其名果如是。則子孝父慈繼嗣定矣。夫天下事皆求則得之。舍則失之。獨有反其道而舍則得之。求則失之者繼嗣一事是也。胡自慶知求不知舍也。今已失之矣。猶以戶外之驅鳥。涎

籠中之家食乎。張自慶合杖治之，以爲見利忘義之戒。其茂林遺產，則自田十畝外，自慶皆不得問。曰：非吾子也。夫何言？非吾子乎？則請問之。挈妻負子而強入伊室時。

### 一件抄滅事

審得已故林紹泰者，定海縣人也。先因紹泰年暮無嗣，曾立侄君化以嗣。然雖傷伯道之無胤，猶幸中郎之有傳。其既愛女，并愛女夫人情乎？則舉八畝田契，而與女夫張禮收執。豈曰之其所愛而僻。

乎。胡君化得隴望蜀，以抄滅控夫所謂女婿外人，不得干預者，以黃口之呱呱，終其親子耳。若侄爲猶子婿，爲半子，豈猶子遂爲全子而半予，遂爲非子也？瓜剖而豆分之，兩子各執其半足矣，况膝下長達不作仗劍之離柩，前絮訣恍疑聞猿之斷故世之僻于愛女者，猶謂孝過親子，况乎猶子不得比于親子也？林君化應杖治之，以爲欲而不知止，之戒，其原明八祿，仍歸張禮爲業，曰父命也。若君化而自命孝子乎，則當一依父命。

一件活殺事

審得朱本元朱本明者已故朱茂親侄而朱本孝則茂繼子也夫人而無子可作達觀想矣然有爲身後癡慮者則不貪生前之五鼎三牲而偏愁死後之一孟麥飯于是舉其銖纍寸積者將以遺所不知何人而旣立愛又立賢謂螟蛉而豚犬者恐終餒若教之鬼耳乃燙酒未澆于寒食戈矛已構于熟眼則如茂之立其堂侄本孝而置嫡侄之本元本明于弗立者是也夫本元兄弟何以勿立非

以不才纖兒自襲好家居乎迨餅罄生耻則又竊指茂之所有以語人而謂是皆吾掌中物此無價可恥者所以愴然刺心而別立本孝也且念本元兄弟終親侄耳故割茲蜂甘杜彼狼涎而以產業一半與夫他人之賣履分香猶爲兒孫作馬牛而茂之區田畫井僅爲比兒杜雀角其痴腸可哂其苦心亦可憐也噫設令本元兄弟或感憤于大門之擣而力挽前過則他日屋宇不改田園增廓某之所。得孰與繼多其持一觴以奠亡叔墓而責其

眼。内。無。珠。也。豈。不。怡。然。自。得。胡。花。酒。有。興。幾。灶。金。  
無。烟。也。且。糊。口。無。策。又。思。操。戈。問。其。故。則。因。本。明。  
客。遊。有。日。而。本。元。輒。誣。本。孝。加。害。耳。夫。本。明。何。以。  
不。歸。非。真。子。覩。無。啼。弗。恩。故。鄉。好。也。想。花。酒。場。中。  
過。一。生。者。其。淪。落。天。涯。不。過。故。疾。未。除。耳。吾。不。知。  
于。兀。坐。故。土。之。本。孝。將。安。與。也。彼。本。元。所。云。謀。害。  
道。傍。聞。乎。夢。中。告。乎。抑。作。浪。子。兄。者。亦。曾。代。伊。婦。  
爲。金。釵。之。上。而。出。于。神。鬼。之。傳。乎。蓋。卽。本。明。之。婦。  
弟。王。永。和。亦。詆。爲。無。是。公。而。此。語。安。據。夫。以。若。所。

爲求若所欲真不肖子也。亡叔可謂知人矣。朱本元令杖治之，以爲無題興戈之戒。

一件弑叛事

審得楊觀捨者，郵縣門子，而侯傑則觀捨母舅也。先因傑中年無嗣，曾乞觀捨爲嗣，雖舅乎猶父也。今據傑口供，則謂七歲撫養，課讀八年，現有業師數人在。然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而忽化作唯諾公庭之門子也，恐不僅儒變醫之誚矣。迨問始何以合，終何以離，則非傑過亦非觀捨過，蓋

綠傑妻李氏。日奴隸使而不以如保赤子者。保觀捨耳。外甥見舅如見娘也。而不云見舅母如見娘也。無乃情隔一間。而今者之參商所自來乎。于是爲觀捨者。始去子舍而返甥邸矣。迨傑告縣後。斷處八兩。酬薪粲費耳。欲子觀捨乎。則却之。欲甥觀捨乎。則受之。既受而又告將多多益善。與且以門子誑稟前令。拘責甘板爲言者。何夫觀捨之爲門子也。在今則居冠者五六人之班。在昔猶廁童子。六七人之位。想傍烏紗而近朱衣者。當酒掃應對。

進退則可矣。所謂有事門子服其勞也。挾貴而問  
挾有勲勞而問門子有二焉。傑門外人耳。宜乎爲  
堂上人所瞋。而贈以一部肉鼓吹也。雖然門子亦  
不能無過。夫六歲辭親。十載依人。離自衿。起傷不  
及舅。縱不曰無父。何怙也。獨不曰我送舅氏。悠悠  
我思乎。虎舅一詈。所謂養虎得噬矣。則伊兄楊可  
期。實教猱升木耳。合薄罰穀三石。以爲凌舅唆弟  
之戒。若傑之耽耽一轡。以十載撫育言。殆欲而不  
知止矣。且咆哮縣署。若睥睨可期。作張牙態者。頗

類虎狀。虎舅一言無乃近似。然不念已之六歲往  
也。猶然踞地虎子乎。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今而  
後願門子之無三過其門而不入也。

一件叛父事

審得王朝臣者。乃王魁卽張鳳之繼父。而張觀則  
鳳親弟也。先因鳳父物故。無枝可依。於是伊母吳  
氏改適朝臣。攜鳳兄弟往。時兩人猶黃口弱齡耳。  
凡予之飼哺。養其羽翮者。鳳長矣。朝臣實有恩焉。  
而因名鳳曰王魁。夫古不有負義王魁其人乎。雖

芸夫牧監皆冒其名而識其薄朝臣以此名鳳是誨之薄矣前冠負賴今魁負父于是要婦後遂置繼父子陌路而歸宗張宅嗟乎歸宗誠是也反戈則非也雖與齡易形固難頓忘育胎之有自而果羸別體猶當廻念噓氣之有恩鳳行而觀留其依依繼父側而弗爲中道捐者亦厚道也適鳳肩鹽數包將貿銀以糊口而欲嗇子母之利遂起兄弟之戈朝臣之袒觀仇鳳人情乎胡毆其弟并詈其繼父也志故恩而構新隙名之梟獍則過名之鷹

鵠斯稱耳。以鳳爲名。彼不好音。而惡聲者無乃名與實違乎。意知子莫若父者。亦知子莫若繼父而向者之以王魁名也。負義若斯允稱其實矣。若魁以子抗繼父觀亦以弟抗胞兄夫弟之薄兄之數也。本當罰治。念係貧愚姑薄責免擬。

一件佔產事

審得先故王煥。乃王榮義男。而後故王恩。則榮繼子也。今取分書閱之。猶煥故恩眷時。于是舉置田六十畝。作三股均分。而煥子大英。大傑得二。恩僅

得一。此豈有說乎。則謂楊子為。猶恐並。矜子太相  
耳。夫是舉也。榮有三失。以嫡子承祧。又以螟子樹  
敵。則有非我族類之嫌。一失也。不以子之多寡爲  
區判。而以孫之贏縮爲瓜分。則有不揣其本而齊  
其末之謂。二失也。且猶子之子。僅一隅短割。而螟  
子之子。反半壁長截。則有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  
者厚之疑。三失也。雖然。此非正理。獨無隱情乎。夫  
世所謂繼子者。生安知。懷橘爲何物。死安知刻木  
爲何形。想已不禱。松鶴而心欲。兕菌游惟。

一塊土之入掌耳。若義子者雖曰寄生不作飛花。  
故爲之父若母反有飛鳥依人人自憐之意而  
未可曰彼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彼猶子也。崇之  
厚畀英傑無乃爲是乎。迨死肉未寒生戈已起而  
恩子大相始控之縣則斷出二畝繼控之府則斷  
出六畝浸淫而進之如食桑之蚕葉不盡不止矣。  
大英等之告非求收覆水但欲保故疆耳。奉讀大  
相詞內猶以房屋灘圍未經均分爲言而築薛不  
休又思逼勝也無乃有擅名夫英輩之呶呶乎恐

爲大英兄弟者。未可作齊歸魯侵之說。而爲大相者。亦難作伐虢取虞之計也。王大英王大相同室。操戈各杖以儆。其所分田產。仍炤原斷行。雖然。不平而偏。王榮實召兵矣。若問首禍當罪老奴杖。不及死。亦幸矣哉。

件忤弑事

審得董二卽董義乃董成嫡侄也。先因成無嗣故立義爲嗣。而讀其遺稿有云。吾妻陳氏欲立內侄爲子。如後有亂宗佔業等情。卽將此作證等語。深

心哉斯筆也及成亡後陳氏果爲內侄陳廷遂感與義有隙乃義繼妻舒氏則以續絃急蹈雌鳴之不祥而弩目之餘兼令義爲低眉者也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於是舒氏益張其獘狀與陳氏反唇婦有長舌爲厲之階則廷遂之煽惑階此未幾與陳氏密謀將遺產內往字號田僞立陳氏賣契與廷遂爲約且又創爲母賣子承說勒義手立一契彼義之遇此得無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曰我父其聖乎然非妻悍而母睽猶不至此奈何坐視

女羅刹叱咤○而○喑○啞○無○嗚○豈○男○兒○要○脣○第○人○情○乎○親○愛○之○而○已○矣○之○其○所○畏○敬○而○辟○焉○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況○而○母○在○胡○弗○畏○大○人○而○移○之○細○若○豈○聞○獅○吼○而○胆○落○獨○不○聞○狗○吠○而○意○快○是○亦○義○有○罪○焉○合○與○穿○鼻○謀○產○之○陳○廷○遂○俱○杖○以○儆○田○仍○斷○還○亦○如○而○父○遺○言○耳○雖○然○吾○尤○願○舒○氏○孝○夫○欲○起○氏○孝○當○先○祛○義○畏○或○曰○彼○有○以○英○雄○入○夫○人○房○而○凜○凜○執○刀○者○獨○非○畏○與○曰○不○同○道○吾○以○教○孝○也○

一件虐節事

審得已故吳應鳳乃王氏夫而吳學禮則應鳳父  
王起龍則王氏兄也當氏適應鳳以青年寡其苦  
有三無夫苦無夫復無子苦無夫復無子而又無  
一兩情依依憐死并憐生之親姑又苦況所存一  
翁又大不近人情之學禮也於是不爲亡兒立後  
而爲已立後乃以壯年有室之猶子應龍當之嗟  
乎此翁洵老牛也所舐誰家犢而罔念空房有悲  
鵠若忍使亡兒之斃媳又無兒耶且此婦昔有三

苦其苦在無夫無子又無姑而今又益一苦其  
若在有有叔夫嫂叔不通言語有之矣而況寡嫂  
傷哉氏也豈懷有蜂蠻而斬一螟蛉姑親猶可以  
衷訴而翁尊獨難以言傳淒淒復淒淒有泫然暗  
泣耳雖然使翁遠於情而叔近於義猶相安也奈  
何欺其伶俜而詬諱不已夫寡婦與孤兒易欺耳  
而今乃欺一無孤兒之寡婦耶起龍以虐節告情  
也然爲妹者處此則甚難咎翁不敢咎叔不欲咎  
兄又不忍此方寸地已煎若沸湯而況一室內其

勃谿彌甚。或疑氏授意。或誣起龍承言。蓋不獨翁  
嗔叔。嗔卽叔有婦。亦嗔噫數鬼。伯至矣。氏之以自  
縊。歿命也。傷哉。夫此婦無殉夫。高名亦無從人卑。  
行而獨以節苦。數奇致鼠。思泣血。故作不良死。此  
論者悲其遭。痛其志。而亟欲代白其事也。彼學禮  
應龍。不愴然悔恨。而反以峻死。置詐爲起龍誣。無  
乃又不情乎。嗚呼。此氏所以死也。令杖治應龍。仍  
以應龍子子應鳳奉王氏祀。若有兒矣。靈其享諸。